

平聲平道莫低昂  
上聲高呼猛烈強  
去聲分明哀遠道  
入聲短促急收藏

# 漢語音韻學

董同龢 著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華書局

# 漢語音韻學

董同龢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音韻學/董同龢著—北京:中華書局,2001

ISBN7-101-00589-6

I.漢… II.董… III.漢語-音韻學-教材 IV.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54680 號

責任編輯:王 勉

漢語音韻學

董同龢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sup>3</sup>/4 印張·1 插頁·237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18.00 元

---

ISBN 7-101-00589-6/H·51

## 趙元任先生序

從前有時候想到要是編印我的遺著的時候，找董同龢來給我寫幾句序倒也不錯。沒料到我反倒給董同龢的遺著寫序了。董先生一向非常謙恭，寫信總簽名“再傳弟子”，因為在清華時候他上過王了一的課，王了一又跟我寫過“兩粵音說”的論文。俗語說青出於藍，所以從這兩代的藍青的中國音韻學就結晶於董同龢的《漢語音韻學》了。

倒不是說假客氣的話：王了一的興趣轉向到中國文法，我在方言上做了些調查工作，後來也轉到文法問題跟一般語言問題上，可是同龢在中國音韻學上這些年下來始終是不斷的有貢獻出來。並不是說他在別的方面不行咯，比方我們幾個人作湖北方言調查的時候，他就是最得力的人員之一，可是他很早就有關於古音跟中古音的文章，例如在南京時候，他就有批評高本漢先生的《詩經》裏的“搭樂韻”的說法把高老先生都說氣了，到後來也覺得那批評也不無可取之處。在抗戰期間，在那種困難情形之下，把一個多少時代大家莫名其妙的《廣韻》重組問題，第一次才搞出個頭緒出來。

以後在臺灣幾年，這地方的語言情形，在好些方面可以算是“處女田野”，我現在不用列舉，因為從本書的內容裏讀者就可以看得出這部著作的方法的謹嚴跟材料的豐富。並不是人死了就樣樣說他好，可是試問要等多少時候臺灣再有一部這樣書出來？

趙元任序於麻省劍橋

## 《漢語音韻學》原序

從西洋人把他們的語言學介紹到中國來，中國古音研究的進展，真是可觀。我們可以說，近幾十年間中外學人的收穫，足足抵得上，甚或超過清代三百年間許多大師的成績。眼界寬闊，材料增加，工具齊備，方法也更為精密；因此我們已經能從古音的“類”，進而談古音的“值”；更要緊的則是，我們已經能使這門學問脫離“童稚從事而皓首不能窮其理”的絕境。

話雖如此，對初學而言，我們却始終缺乏一本“入門”的書，他應具備的條件是，元元本本的告訴人家：研究古音有些什麼材料可用？用什麼方法去研究？現在已經得到什麼樣的結果？抗戰期間，避亂入川，有一天我和李方桂先生談起此事，大家都覺得這樣一本書真是需要寫了；只可惜以全副精力從事研究工作的人，總沒有機會來寫，而教書的人，又很少是同時做研究工作的。

也許是我個人的巧遇，到臺灣之後，既能不離開中央研究院，同時又在臺灣大學教“聲韻學”。機會落到頭上，就不容遲疑了。兩年之內，隨講隨編，現在總算償了宿願。

把稿本寄請趙元任先生與李方桂先生指教，他們還不失望。因此我很高興，覺得這本小書還勉強擔當得起介紹這門學問的任務。還有使我高興的，就是用這個稿本在臺大講授時，同學們雖然覺得繁重，却還沒有徒勞之嘆。

謝謝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的許世瑛教授，他曾根據教學經驗，給

我許多有益的指示。謝謝臺大同事趙榮琅先生和藍亞秀女士，以及喬偉同學，他們都在百忙中，冒暑揮汗，費了許多心力幫我整理稿件。

董同龢

一九六五年

## 目 次

<b>第一章 引論</b> .....	1
釋名——古語研究與古代文化的瞭解——古音研究與整個的古語研究——研究古音的材料——古音分期——現代方言——本書講述的步驟。	
<b>第二章 國語音系</b> .....	15
輔音與元音——音的分佈——基本名詞的解釋——聲母、韻母、聲調——聲韻調的配合——輕聲——詞尾“兒”對詞根韻母的影響——連音變化——國音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威妥瑪式拼音	
<b>第三章 現代方音</b> .....	37
下江官話與西南官話的特點——蘇州音——廣州音——客家音——福州音——廈門音	
<b>第四章 早期官話</b> .....	59
北曲與《中原音韻》——《中原音韻》的體制——聲調——聲母——韻母——卓從之《中州音韻》——《洪武正韻》——南曲與明清曲韻——明以後的通俗字書——明代西方傳教士的羅馬字拼音	
<b>第五章 《切韻》系的韻書</b> .....	79
韻書產生的背景——六朝韻書與陸法言《切韻》的修撰——《切韻》與《切韻》的增訂本——四聲與五卷——分韻——	

《廣韻》二百零六韻的四聲配合——反切與陳澧倡導的反切系聯——反切系聯的檢討——儘量求分的反切上下字歸類	
<b>第六章 等韻圖</b> .....	111
字母與等韻的興起——早期韻圖——宋元韻圖——從守溫字母到宋後三十六字母——三十六字母與《廣韻》的反切上字——“等”與“轉”——四十三轉與二百零六韻——韻圖的格式與內容——十六攝與四十三轉——韻圖表現的中古韻母系統——等韻門法	
<b>第七章 中古音系</b> .....	139
考訂音類與擬定音值的原則——唇音聲母——舌尖塞音、鼻音、塞擦音與擦音——舌面音與舌尖面混合音——舌根音——“影”與“喻”——“來”與“日”——韻尾——開口與合口——什麼是等？——一、二等“重韻”——三等韻的類型——各攝分論——“平”“上”“去”“入”	
<b>第八章 中古聲韻母的簡化</b> .....	181
《切韻》系統繁細的原因——宋後表現語音簡化的史料——《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與《切韻》指南的表現——由《韻略》到近代詩韻——《集韻》與《五音集韻》——舊瓶裝新酒的《古今韻會舉要》——《韻會》聲母——舒聲韻——入聲韻——《韻會》音系與中古音系	
<b>第九章 由中古到現代</b> .....	209
為什麼要作中古與現代的比較？——聲母比較表——聲母演變的趨勢——韻母演變表——韻母演變的趨勢——聲調的演變	
<b>第十章 古韻分部</b> .....	235
隋唐以來所謂“叶韻”——由陸德明的“古人韻緩”說到吳才	



老的《韻補》——顧炎武奠立的古韻研究基礎——江王段江諸家的精進——分部的內容——不合分部的例外韻語以及部與部之間的關係

**第十一章 上古韻母系統的擬測**…………… 261

清儒心目中的古音——現代語言學家的看法——上古的輔音韻尾——擬訂介音與主要元音的一般原則——各部分論

**第十二章 上古聲母**…………… 285

清儒的貢獻——高本漢以後的方法——唇音聲母——端知兩系聲母的古讀——章系聲母的古讀——古代的精莊兩系——舌根音——以母的來源——1-與帶1-的複聲母——可能有的其他複聲母——總結

**第十三章 上古聲調的問題**…………… 303

上古音分聲調嗎？——分幾個聲調？——與中古平上去入的關係如何？

**附錄：語音略說**…………… 311

發音方式——清與濁——發音部位——語音分類與音標——元音的類型——複元音——鼻化元音——半元音——輔音的類型——複輔音——長短、強弱、高低——漢藏族語言的聲調——語音系統

# 漢語音韻學

## 第一章 引 論

§ 1.1 現在大學課程表上所謂“聲韻學”，乃是研究中國語的語音系統的學問，照這樣說，我們最好是把它的名稱訂作“漢語音韻學”。因為這裏所謂中國語，係狹義的指漢語而言〔註一〕；而語音系統的研究，普通都叫作音韻學。“中國音韻學”也是個可用的名字，那是因為在不太嚴格的時候，我們都用“中國語”來代替“漢語”。

有些人僅用“音韻學”三個字來稱述這門學問，自然過嫌籠統了。

“聲韻學”是比較後起的，同時也就是最不恰當的一個名稱。當初訂立，以為漢語語音的研究一向是從所謂聲母與韻母着手，那麼“聲韻”二字就可以盡“漢語音韻”四字之效了。其實那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想法。第一、把語音分作聲母與韻母，並不是只可以適用於漢語。事實上，凡所謂單音節的語言，我們研究起來，都是那麼去做的。因此“聲韻”二字仍不免含混。第二、漢語以及其同性質的語言中還有一個成分，即聲調是，它的重要性決不在聲母與韻母之下，却又沒有提起。

然而“音韻學”又何所取義呢？我們的回答是：

(1) 我國語文的研究，一向有“訓詁、文字、音韻”的分科；而“音韻”所指，即是各時代的語音系統，舉凡聲母、韻母、聲調，都包

括在內。

(2) 現代語言學中專門討論語音系統的部分叫做 Phonology, 包括語音的每個方面, 自來我們就譯作“音韻學”。

§ 1.2 如問為什麼要研究漢語音韻, 倒不如問為什麼要研究漢語。因為漢語音韻學只是整個漢語研究的一個部門。

無論學什麼語言, 我們的目的總是想藉此瞭解那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留心文學的人, 更能體會到語言與文學的關係。

然而我們都是說漢語的人了, 還要再研究漢語嗎? 是的, 漢語的範圍很廣: 有的我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確乎需要更深切的瞭解。有的則所知極少或一無所知, 簡直非從頭學起不可。

先就橫的方面說。現代漢語分作許多方言, 差得遠的可以彼此不能互通, 還不需要學嗎? 即就流行最廣的國語而言, 普通人雖然都聽得懂而說得通, 可是如有人問: “森”與“生”的分別何在? 或“老虎”的“老”為什麼跟“老人”的“老”不同? 又有幾個能回答的呢? 至於解釋文學作品中的韻脚、節律, 連綿字……, 更是只限於極少數的人了。那都是瞭解不夠的緣故。

再說縱的方面。我們有記載的歷史已經號稱五千年; 再往上追溯, 更不知多麼久遠。從我們的祖先到現在, 語言是在天天變的。假如現代人能與古人會面一定不能互通語言。我們一向用方塊字, 它的變化速度趕不上語言的千百分之一。現在我們要讀唐宋人的文章, 已經非有相當的訓練不可; 兩漢六朝的作品很早就需要注釋; 先秦典籍, 雖注疏如林, 仍不免衆說紛紜; 至於商代龜甲卜辭以及周朝吉金銘文, 積學者數十年之功, 更不過半懂半猜。

由此可以推知古人的語言與現代差得多遠。我們簡直可以說

古人的語言是與外國語一樣的難懂。

§ 1.3 我們讀到古人的詩句，往往覺得有些韻押得很奇怪，例如《詩經·關雎》三章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講《詩經》的人都說“采”與“友”押韻，但是現在一個讀ㄘㄞ，一個讀ㄩㄞ，實在差得很遠，這就表示古今語音有很大的變化。我們讀到古人的文章，又常常覺得有些難懂的地方，例如《左傳》上有一句

豕人立而啼

懂得的人會告訴我們，“豕”就是現在所謂“豬”，這是古人用字（或者說古人的詞彙）與我們不同的表現。此外，“人立”的意思是“像人似的站着”，“人”在古代可以作副詞用，這可以表明古人的語法（或稱文法）也有與現代不同的地方。

由上面的兩個淺顯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語言的研究可以分作三個方面——語音、詞彙、語法。在這裏面，語音又可以說是其他兩方面的基礎，因為語詞都是由若干語音組合而成的，而語法上種種變化也不免以語音為表現的工具。

現在所謂語言的歷史的研究，可以說約略相當於我國舊有的“小學”。“小學”一向分作“文字”“音韻”“訓詁”三科：“文字”現在單獨分出為“文字學”，“音韻”大致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漢語音韻學，“訓詁”可以說是古代詞彙的研究。“語法”的觀念是從西洋輸入的，從前人講“小學”差不多沒有人談到這一方面的問題。

在“小學”的範圍內，“音韻”也是其他兩科的基礎。《說文解字》所錄九千多字，“形聲”佔十分之九左右，而“江”如何以“工”為聲符，是要從音韻上去解決的問題。訓詁之道，主要的是“轉注”與“假借”，而“轉注”或“假借”都必基於聲音的相同或相近。清儒段玉裁有云：“音韻明而六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這幾句

話實在可以充分表達音韻研究與古代文化瞭解的關係。

我們現在講漢語音韻學與從前人不同的，就是從前的人往往化費很多的工夫去考訂史料的沿革；我們則特別注重語音本身，史料只作必要的簡單的敘述。再者，前人治學，偏重古代，所以漢語音韻學一向也以古音為中心。近來受西洋語言學的影響，我們才同時注重現代。方言之學在它的本身任務之外，更能大大的幫助我們認識古代。

§ 1.4 現代人說的話，我們都可以親自聽得到。所以研究現代音，可以說是隨時隨地都有現成的、活的直接材料，近來從事方言工作的人，總是第一步學得有關語言的基本知識；次則實地作成記錄；然後分析綜合，求得它的體系。

古人已逝，他們說話的聲音也早已烟消雲散了。要知道他們的語音如何，自然只好間接的從文字記錄去推求。關於古漢語，我們可用的材料與其價值約如下述：

(1) 文字——普通人都喜歡說“文字是語言的記錄”，但是實際上任何文字都不是語言的完善無缺的記錄。並且，要從文字本身找出它原來的讀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拼音文字考訂古代的音讀，已須大費周章；何況我國的“日”“月”只是象形，“上”“下”盡於指事，而“止戈為武”或“背私為公”又不過是會意呢？以音的關係組成的形聲字，固然是佔了我國文字的絕大多數，然而並不能解答下面幾個切要的問題。

(a) “江”的聲符是“工”，“河”的聲符是“可”，“工”與“可”古代又怎麼讀？“工”、“可”之類的聲符，本身還不是起於形義的嗎？

(b) 古代究竟是“江”讀“工”還是“工”讀“江”，或者都另外

有一個讀法？

(c) “江”與“工”古代是否完全同音，或僅是音相近？如果僅是相近，相近的程度又如何？

所以從諧聲字，我們只能廣泛的看出古音的若干大的類別。

(2) 古韻語——《詩經》第一篇：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這裏押韻的情形，有些還與現代相同，如第一章的“鳩、洲、逑”；有些就差得遠了，如末一章的“采、友”與“芼、樂”。這些當然都是考訂古今異同的線索，並且三百篇以及其他古籍頗能供給我們很多的材料。不過是它們只能顯示韻母的大類別，聲調的關係或許也有，聲母則無絲毫痕跡可尋。

(3) 古籍中的異文與假借字——什麼語詞用什麼字來寫〔註二〕，古代不如近代嚴格，因此常有一個語詞分見兩處而寫法不同的情形。《尚書》的“時日曷喪”，《史記》引作“是日曷喪”。“時”與“是”都代表“這個”——這就是所謂異文。相當於現代語“何時”的語詞古書通常用“曷”字，可是寫作“害”的也不少，如《詩經·葛覃》三章的“害澣害否”——這就是所謂假借。“時”與“是”以及“曷”與“害”都有聲音的關係是無可疑的，可以利用的程度應該和諧聲字差不多。

(4) 讀若、聲訓、譬況、直音——漢以後講字音，往往用“某字音某”的方法，更早一些時候，他們都說“讀若”“讀如”“讀為”或“讀與……同”等，這些都可以說是我國人正式注釋字音的開始，後世

有“直音”之稱，下面是幾個例子：

《說文》：公，平分也，從人從△。（△下注“音司”。）

《說文》：辛讀若愆，又：繼，讀與聽同。

《禮記·聘義》：“孚尹旁達”，鄭注：“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

這些例子裏面固然有不少兼有訓詁上的關係[註三]。不過無論如何總脫不掉音的成分，因此不失為探求古音的資料，只是它們的數量還不够多，並且準確性也大成問題。

漢儒在訓詁上又有所謂“聲訓”的方法，那就是說用音同或音近的字去訓釋別的字。聲訓來源是很早的，不過到了東漢才盛行。班固的《白虎通》與劉熙的《釋名》是講聲訓最著名的書，《說文》中也有不少的例子，如“天，顛也”。“旁，溥也”。“馬，怒也，武也”。他們的價值可與讀若同。

何休注《公羊》，高誘注《呂氏春秋》與《淮南子》，又有所謂聲音譬況的例子，如：

《公羊·莊公二十八年傳》注：“伐人為客，讀伐長言之”，又：“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

《淮南子·修務篇》注：“駘，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又《墜形篇》注：“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

什麼叫做“長言”，“短言”，“緩氣”，“急氣”，我們已無法知道。這些材料就難用了。

(5) 反切與韻書——自東漢後期，我們受印度文字的影響，漸漸採用一種新的注音方法，即所謂“反切”是。六朝人作文章講究“聲律”，所以當時便有不少用反切注音的“韻書”出現。雖然那些書失傳已久，不過我們還能考見隋代陸法言等人集大成的著作《切韻》的大概。

反切就是用兩個字來拼注另一個字的音，第一個字只取其聲母，第二個字只取其韻母與聲調，合起來成為所要拼的字音。下面姑且舉一個現代還可以用的例來看。

“同”字“徒紅”切：徒去(ㄨ) + 紅(ㄥ)ㄨㄥ → 同去ㄨㄥ

這種方法是先把字音分析過的，所以比起囫圇吞棗的直音，顯然進步多了。第一是準確性大，第二是除極少數的情形外，差不多所有的字都可以用。

現存的韻書都是先按“四聲”分卷；再分若干個“韻”；各韻之內列其所屬之字，同音的在一起，第一個字下注有反切。這樣就等於每一個字都注了音。而且“韻”即做詩或歌唱時可以押韻的韻母類別，四聲即古代的四個聲調，編排就是着眼於語音系統的。

(6) 等韻圖——從唐朝末年，我們又有了受印度音學影響而產生的“等韻圖”。等韻圖的編製法，粗略的說，是以聲母為經，韻母與聲調為緯，畫出一張張的圖表來，把韻書所收的字分別填到合宜的格子裏面去。它們的好處是比反切簡單而有系統；缺點是：每一個格子只能寫一個字，那個字的同音字沒有法子收錄。

今存較早的韻圖大約出於唐末或五代。它們都是依據當時的韻書作的，所以是研究反切最好的參考資料。比較晚的韻圖出於宋元，據早期韻圖而加以省併，又略有當時語音的痕跡。

等韻圖前後都附有一些文字。有的是解釋圖的編排法，有的則是關於語音的說明，都可以供參考。

(7) 元曲與曲韻——北曲起於民間，始終沒有登士大夫的大雅之堂，所以很能表現當時的語言。元朝人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韻》便是為作曲家用的參考書。《中原音韻》的編制，能擺脫傳統韻書的形式，而表現當時的語音實況。明清之時，受他的影響而作的曲韻很多，也都能多多少少的表示出當時的語音。



(8) 明代外國教士的記錄——明代西洋傳教士來到中國，利用歐西的拼音文字記錄中國字音的人也不少。其中以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為最著名。

(9) 現代方言與域外譯音——現代許多方言都是從古語傳下來的，所以考訂古音而用現代方言作參考，意思是在“知新而溫故”。從紙上材料，我們只能求出古語的音類，性質只如一些代數式子。至於他們的數值，只能在現代方言中求得。這是西洋語言學給我們的一個大啟發。近二三十年來漢語音韻學在這一方面的發展很可觀。

唐代的語言還流布到了外國，那就是日本、韓國以及越南的“譯音”。所謂“譯音”，就是他們把漢字借用了去，却照自己的語音系統改讀的音。流傳到現在，自然也是我們研究唐代語音的材料，價值有時與漢語方言差不多。

(10) 漢字與外國文字的對音——在六朝與唐代，我們曾經大量的翻譯過佛經。其中主要的是佛經的梵文本子，也有一部分是當時中央亞細亞的一些本子。關於不能意譯的專名，用漢字去翻音的很多，稱為“對音”。漢字不表音，可是那些文字是拼音的，所以那些對音也是很可利用的材料。

中國文化流布國外，中國的特別名詞在外國也有對音。可惜是我們還知道得太少。

(11) 同族系語音的比較——近代語言學家告訴我們，漢語與我國西南邊疆的傣語以及泰語等同出一源，合稱漢台語系；漢台語系的語言又與包括西藏緬甸等語的藏緬語系同出一源，稱為漢藏語族。凡同族系的語言，語音系統有類似的情形，語音的變化也往往有平行的進展。就各種有關係的語言，推求他們的母語，以昧於此者驗之於知於彼者，正是所謂比較研究的課題。漢藏族語言的